

瑪爾達

奧西斯歌著 · 鍾憲民翻譯



上海北新書局印行

馬爾達

女子的生活是永久燃着的愛情的火焰，有些人說。女子的生活是自身的犧牲，也有些人堅說。女子的生活是母道，一部份人喊着。女子的生活是娛樂，也有人戲謔地說。但大家異口同聲地說，女子的美德就是盲目的信仰。

女子確是盲從的；她們愛着，犧牲自己，教養兒女，還娛樂着；所以別人命她們做什麼，她們總是做的；可是世人總不信任她們；有時還要責備或則警告她們說：你們是不對的！

婦女之中也許有眼光尖銳的，機警的，或是更不幸的。她們把自己考察一下，或向四周一看，也常說：我們是不對的！

對什麼壞事總得有一種補救的方法；有人在這裏也有人在那裏找到這種方法，可是病態還是不以補藥而轉機的。

不久之前，我們國裏最艷羨的一個作家，（柴黑葉維支在小說中名為阿爾裨那的）公然地說：婦女常因缺少一種偉大的愛情，（自然對男子而說的）而心身兩方面都病着。

啊，天哉！這是多麼不公平的事啊！

玫瑰色的愛神「愛洛斯」下來替我們證明罷，原來我們整個的生命是供獻在他的神台上的。

我們剛纔能夠蹣跚跨步的時候，我們已聽到人家說：我們的命運是愛男子中的一個。還是孩子的時候，我們已幻想着一位我們運命的主宰：當天上月亮或繁星閃耀的時候，每天早晨當百合花向太陽舒展香郁的花萼的時候，我們也幻想着，思慕着。我們渴望着直到命運許

我們傾心於一位美男子，正像百合花傾心於太陽一樣。這個美男子將從晨霧裏或從月光的銀海裏浮現出來，在我們的幻想前正像阿特尼沙睡在一種神祕上面的……後來，後來又怎樣呢？他從雲堆中間降下來，化身爲人了，我們和他交換了戒指，隨即結婚了……這自然也是愛情的一齣，雖則上面所說的作家在他那些很美麗的故事中要使人相信，說這是一樁計較打算的事。我却不和表同意的。有時這許是利己的事，但這是在特殊情形中才有的，通常還是愛情的結果。是怎樣的愛呢？這已是別個問題，很精細的而須經長時期的考慮才能解答的。可是不論如何，我們總是穿着白色紗衫，含羞的臉上深覆着有緣邊的紗罩，走到神檯前面去，這時那嬌艷的愛洛斯在我們頭上蹣跚輕舞着，還揮搖着有玫瑰紅的火焰的火炬。

後來，後來又怎樣呢？我們仍是愛着……倘使已不是愛着那在年

輕時所幻想的，後來又和他交換結婚戒指的男子，那麼便愛着別一個了。縱使我們不愛任何人，我們總有要愛的熱望的……這樣我們磨耗了精力，有時竟陷入肺癆病，而終於常因愛的熱望而變成瘋狂的。

這種種的結果又怎樣呢？我們中間有些人，在愛神的翅膀下保護着的，誠實的，真潔的又幸福的過了一生。可是其餘的大多數人，帶着流血的雙足在地上行動；爲了麵包，爲了安寧又爲了貞操奮鬥着，流了不少的淚，受了可怖的痛苦，又殘酷的犯了罪，向羞恥的深淵裏墮下去，同時又挨着饑寒……

所以「愛罷！」這個簡單的藥不是能療治一切的病症的。

我們也許再加入些藥的成分，可使牠見效罷？

甚麼成分呢？

這個你也許可從婦人生活的一頁中知道的……

格拉納支納街是華沙(Varsavia)城內最熱鬧的一條街。幾年前是在一個美麗的秋天：街上車行着許多的人，或是去幹正事的，或是去娛樂的。行人都不左右旁顧，管自往前走，所以全然沒有留意到靠街的一個庭院中的什麼事。

這庭院很是清潔，而且廣大，四面圍着高聳的有泥牆的屋。在庭院深處的屋是頂小的，可是照牠的窗扉，闊大的進門和門前的石階看來，這裏邊的住宅可以說是寬適而美好的。

石階上站着一個穿着喪服的婦人，臉色很慘白。同樣臉色慘白的也穿着喪服的，是一個四歲的女孩。她緊緊貼着她母親的垂下的手，這

雙手雖然沒有失掉牠們的力，可是很萎縮的掛着，使那婦人的形相看去是十分悲愁和痛苦似的。

許多穿着不雅觀的衣服和骯髒的靴子的人，從一座通二層樓的梯上走下來。這是挑夫們，正在那裏搬種種家具；這些家具已够裝飾一間不十分闊大而倒也很精緻的房了。有烏木的牀和臥榻，有深紅色的綢緞襯着的靠椅，形式可觀的櫥架和箱子，還有許多大理石嵌面子的圓桌，兩座大的鏡架，兩隻大的栽着夾竹桃的花盆，花樹的枝上掛着幾朵未經凋落的白色的花萼。

這種種家具，扛夫從樓梯上搬下來，在那站在石階上的婦人面前走過了，把東西卸下肩來放在庭中石板上，或者放在大門前兩輛貨車中，或者直接搬到街上去了。這婦人站着不動，目送着這些搬出去的家具。這些東西再不是她的了，但牠們對她不僅有物質上的價值；她

離去牠們實在一種憐惜的景況中，正像她離去了永逝不同的過去和失掉了的幸福的人一般。那臉色蒼白腫子烏黑的女孩更用力的拉她母親的衣邊。

「媽媽！」女孩輕聲的說，「爸爸的寫字檯！」扛夫把一隻大的寫字檯從樓梯搬下來放進貨車裏去，這寫字檯蒙着綠布，彫刻的精美可觀。穿喪服的婦人好久端視着那女孩指示給她看的家具。

「媽媽！」女孩輕聲的說，「你可看見爸爸書桌上的污點麼？……我還記得這是什麼一回事呢……爸爸坐在書桌前，把我擁在膝上；你，媽媽，來了要抱我過去。爸爸笑着不肯把我給你，於是我一陣孩子脾氣發作了，便把墨水傾了出來。爸爸並不發怒，他是好心的啊，從來也不惱怒我和你的……」

那女孩說了這幾句話，便把小臉躲藏在母親喪服的褶紋中，把小

小的全身挨到她膝上去。就在這女孩的心上，回憶已顯出他的威力了，使她不由得感到痛苦。從那婦人直到此刻總是乾燥的眼中，湧出兩顆巨大的淚珠來。這是那女孩的話引起了回憶的時光，以前這樣的時光已過去了，現在却向這不幸的婦人微笑着，使她回溯過去的幸福，而感到失掉了樂園的悲痛。這時她也許想到，昔日的自由和歡樂使她現在失掉了留給她和她的女孩的最後的麵包，而明天就要使她們挨餓呢。這書桌上在小孩癡笑和父母接吻的當兒留下的墨跡，把牠的價格減低了幾塊錢。接着這書桌便是一座美麗的鋼琴，可是穿喪服的婦人已很冷漠的看着牠了。顯然她不是個藝術家，這樂器反少引起她的追懷和惋惜；但是一隻裏面有繡花被的紅木牀，把她的視線吸引過來，使那女孩的眼眶充溢着淚泪。

「我的牀呀，媽媽！」女孩驀然喊起來，「那些人把我的牀都帶

去了，這裏面的小被是你替我做的啊！媽媽，把我的牀和被拿回來呀！」

婦人唯一的回答是把那哭着的女孩的頭挨近自己的膝部；她那雙秀麗的略微凹進了的黑眼又乾了，蒼白而纖小的嘴緊閉着嘿然無言。

這女孩的小牀已是家具中最後一件東西了。扛夫開直了大門，裝載着家具的貨車向街上開駛了，後面跟着荷負着零碎物件的扛夫，在鄰家的窗背後伸頸窺視的頭兒已隱退了。

從樓梯走下一個身穿大衣頭戴呢帽的少女，在那穿喪服的婦人站住了，說道：

「太太，我什麼都已做好了……付清了賬……祇賸這點錢了……」少女說着，將一小卷的紙幣遞給那婦人。

婦人慢慢地轉過臉來，低聲的說：

「謝謝你，莎娜，你對我總是很忠心的……」

「太太，你也總是好心的對我；我在這裏服侍了四年，從沒有一塊地方也從未有個時，比此刻在你這裏更好的了。」少女搶前響亮地說。

說了，她抬起手來揩淚溼着的眼睛；在她的手上勞動於針線和熨斗的餘痕還歷歷可見。穿喪服的婦人握住了她那粗醜的手，在她那皙白纖嫩的手掌裏緊壓着。

「現在……」她哽咽的說，「再見了！……」

「我再伴你到新屋中去，我即去雇輛馬車來。」少女回答說。

這樣交談過後一刻鐘光景，兩個婦人和一個女孩在比荷納街上一所屋前從馬車內走出來。

這所屋是狹小但是很高的，有三層的樓，外表是破舊而陰鬱似

的。

小女孩耶娜睜大了眼，看着牆壁和窗牖，說道：

「媽媽，我們將住在這裏嗎？」

「是的，在這裏，我的女孩，」穿喪服的婦人低聲的回答，隨即轉身向着站在大門內的門房，說道：

「請求你，先生，把我兩日前租定的房間的鑰匙交給我。」

「哈！在頂樓上呢，」那門房答說，「上去，我來開門了。」

走過一個四方的庭院，兩面圍着沒有窗的磚牆，還有兩面是舊的木屋和棧房，這兩個婦人和女孩，蹣跚走上一座窄狹陰暗又污穢的樓梯。那少女抱着女孩，在前面引導，穿喪服的婦人慢慢地跟在後面。

門房開了房門。這間房倒是寬大的，可是屋頂低覆着晦暗異常；一扇小窗從屋頂上把陽光放進來，光線倒還可以；但斜向下的天花

板幾乎把牆壁都壓住了。牆壁新近粉飾，石炭的濕氣味還時常透出來。

房間的角隅裏，靠近火爐，有一隻烹飪用的磚竈：對面靠牆有座小的木架，還有一隻沒有欄柱的牀，一隻破舊的用棉布墊的臥榻，一張黑漆桌子，幾隻退了色的坐椅，椅上的簾網已半是撕碎半是陷落的了。

穿喪服的婦人在門檻上暫停了半晌，向全室投視了一眼，走了幾步便在臥榻上坐下來。

女孩在母親身旁站住了，動也不動，面色慘白，頻頻地把她那靈活的眼睛溜轉，目光中呈現着驚疑和奇異。

車夫搬進了兩個包裹後，少女便打發他去了。她開始整理從包裹裡取出來的東西了。

東西也不十分多，所以一會兒便整理完了。少女並不把外衣和呢帽脫掉，只是在一個包裹裏整疊幾件小孩的衣服和舊布；把那整空了的包袱拋在房角裏，她在牀內鋪了兩條布被一條布褥，隨即在窗上掛了白色的帷幕，在架子上安放了幾隻盆碟幾把壺瓶，一把磁的水壺，一個黃銅的燭盤，和一把小的銅茶壺。做完了這些事情，她又從火爐背後拾出一束柴薪來，在爐上燃起了歡樂的火。

「這樣，」她說了從蹲踞的身態中伸直了，轉過臉來向着那嘿然不動的婦人，她的雙頰因吹火而通紅了：「我點着了火，不久這裏可以光亮並且溫暖起來了。火爐背後有燃料，兩星期內還夠用的；衣服和布料是在那小包裏裏，烹飪用的盆碟是在架子上，蠟燭在架子上的燭盤裏。」

這心存溫和的婢女說着，顯然要裝出快樂的聲調，可是微笑終於

不能久留於她的嘴上，她的雙眼幾乎掩不住淚泉。

「現在」她的語調更低抑了，同時她把兩手互相緊握著，「太太，我現在要去了！」

穿喪服的婦人抬起頭來。

「你現在要去了，莎娜，」她重複著說，「是的，」她又說，向窗外看了看，「已是暮色了……你晚上走過城去要害怕呢。」

「哦，不，親愛的太太！」少女答說，「爲了你就是深夜走到天涯地角去我也不辭跋涉的……但是我新的主人明天早晨要離開華沙，他們命我在黃昏前去的。我要去了，因爲他們明天需要我的啊……」

說着最後幾句，她俯下身來，握住了那婦人的皙白的手，正要掀到自己的嘴邊去。但那婦人陡然站了起來，把雙臂投向少女的頸項。兩個人哭起來了，小孩亦繼起啼泣，一雙小臂挽抱着那婢女的外

衣。

「不要去啊，莎娜！」耶娜叫起來了，「不要去！這裏是這樣的陰暗苦惱！」

少女在她舊主人的臂膊和手上親了幾個吻，又把那女孩緊緊偎在胸前。

「我要，我要去了！」她飲着淚歔歔地說，「我有個窮苦的母親和年幼的妹妹，我要養活她們呀！」

穿喪服的婦人轉過慘白的臉來，挺直了柳腰。

「我也要，莎娜，我也要做工，」她提高了嗓音說，「我也有個小孩，我要養活她呀……」

「願上帝永久伴着你！願你幸福！我最親愛的太太！」那少女說了，又去吻她主人的手和那哀啼着的女孩的面龐。過了半晌，她才踉

跟地走出房去，再也不忍回顧了。

那少女去後，房中頓時沉靜了：祇有爐上燃着的炭格格爆裂的聲音，和街道上的喧音間斷了這沉靜；街上的嘈雜聲傳到頂樓上却已帶着滯澀了。穿喪服的婦人坐在小榻上：那女孩先時哭了好久，後來疲倦了便伏在母親懷裏慊慊的睡了。那婦人用臂膊攔腰抱住了小孩，擁在膝上，手支着腮，凝眸癡視着微微顫動的火光。她那忠心效勞的使女去後，同時她過去的最後的證人也與俱去了，她最後的扶助也消失了，原來自從她失掉了一切的支持，援助和同情後，這少女是她唯一的扶助呢。她現在是孤單的了，露身給運命的主宰，給寂寞伶仃的生活的艱苦，全賴她雙手和腦兒的力量了。和她一起過活的祇有這個幼小而懦弱的生命，牠祇能在她胸懷裡尋求安息，從她嘴裡要求溫柔的撫愛，從她手掌裏等候食物。她丈夫爲她安排好的房屋，現在她已離